

A NOVEL

THE ROAD

by
CORMAC MCCARTHY

The frailty of everything is an ever pressing issue
dissolved into nothingness and night. The last of a thing takes the class with it.

Turns out the light and is gone.

Ever is a long time. But the boy knew what he knew. That ever is no time at all.

Listen to me, he said, when your dreams are of some world that never was or
some world that never will be, and you're happy again, then you'll have given up. Do you understand?

And you can't give up, I won't let you.

You have to carry the fire. I don't know how to. Yes you do.

Is it real? The fire? Yes it is. Where is it? I don't know where it is. Yes you do. It's inside you. It was always there.

I can see it.

长路

[美] 科马克·麦卡锡 著 毛雅芬 译 九州出版社

THE
ROAD
by
CORMAC
MCCARTHY

长路

〔美〕科马克·麦卡锡 著

毛雅芬 译

THE ROAD, by Cormac McCarthy
Copyright © 2006 by M-71,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路 / (美) 科马克·麦卡锡著；毛雅芬译.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108-7394-2

I. ①长… II. ①科… ②毛…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3061 号

长路

作 者 (美) 科马克·麦卡锡 著；毛雅芬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1230mm × 88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37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394-2
定 价 55.00元

i
imagi n i s 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本书献给

约翰·弗朗西斯·麦卡锡

在暗夜的漆黑与冰冷中醒来，他伸手探触睡在身旁的孩子。夜色浓过魑黑，每个白日灰蒙过前日，像青光眼病发，黯淡了整个世界。他的手随着口口宝贵的呼吸轻微起落。掀开塑料防雨布，他坐起来，身上裹着发臭的睡袍与毛毯；望向东方，他搜寻日光，但日光不在。醒来前的梦里，孩子牵他的手，领他在洞穴内游走，照明光束在潮湿的石灰岩壁上晃动，两人像寓言故事里的浪人，被体格刚硬的怪兽吞食，迷失在它身体里。幽深石沟绵延处，水滴滑落有声，静默中，敲响人世每一分钟，每个小时，每一日，永无止息。他俩驻足在宽广的石室里，室中泊着一面黝黑古老的湖，湖对岸，一头怪物从石灰岩洞伸出湿淋淋的嘴，注视他俩的照明灯，目盲，眼瞳惨白如蜘蛛卵。它俯首贴近水面，像要捕捉无缘得见的气味；蹲伏着，体态苍白、

赤裸、透明，洁白骨骼在身后石堆投下暗影；它有胃肠，有跳动的心，脑袋仿若搏动在晦暗不明的玻璃钟罩里；它的头颅左摇右摆，送出一声低沉的呜咽，之后转身，蹒跚走远，无声无息，大步向黑暗迈进。

就着第一道灰蒙的天光，他起身，留下熟睡的孩子，自个儿走到大路上，蹲下，向南审视郊野。荒芜，沉寂，无神眷顾。他觉得这时候是十月，但不确定对不对；好几年没带月历了。他俩得往南走，留在原地活不过这年冬天。

天光亮得允许使用双筒望远镜后，他扫视脚下的河谷。万物向晦暗隐没，轻柔的烟尘在柏油路上飘扬成松散的漩涡。他审视自己所见的一切。下方的大路被倒枯的树木隔得七零八落。试图寻找带色彩的事物、移动的事物、飘升的烟迹。他放下望远镜，拉下脸上的棉布口罩，以手背抹了抹鼻子，重新扫视郊野，然后手握望远镜坐着，看充满烟尘的天光在大地上凝结。他仅能确知，那孩子是他生存的保证。他说：若孩子并非神启，神便不曾言语。

他回来的时候，孩子仍睡着。他拉下盖在孩子身上的蓝色塑料防雨布，折好，放进购物车里，再取出餐盘、一塑料袋玉米糕、一瓶糖浆。他在地摊开两人充当餐桌的小片防雨布，把东西全摆上去，解下腰带上的手枪，放在布上，坐着看孩子睡。孩子夜里扯下了自己的口罩，它正埋在毛毯堆里的某处。他看看孩子，目光越过树林望向大路。这地方不安全，天亮了，从路上看得见他俩。孩子在毯子下翻身，而后睁开双眼，说道：嗨，爸爸。

我在。

我知道。

一小时后，两人上路，他推购物车，孩子和他各背一个背包，不可或缺的东西都装在背包里，方便随时抛下推车逃跑。一面镀铬的摩托车后视镜嵌在推车把手上，好让他注意背后的情况。他往上挪了挪肩上的背包，望向荒凉的郊土，大路上空无一物，低处的小山谷有条静静的灰色河流蜿蜒着。动静全无，然而轮廓清晰。河岸芦苇都已干枯。你还好吗，他问。孩子点点头。于是，在暗灰的天光中，他们沿柏油马路启程，拖着脚步穿越烟尘，彼此就是对方的一整个世界。

他俩顺着老旧的水泥桥过河，往前又走几英里，遇上路边加油站；两人站在马路中央审视那座加油站。我想我们应该进去看看，瞧一眼，男人说。他们穿涉草场，近身的野草纷纷倒向尘土。越过碎裂的柏油停车坪，看见接连加油机的油槽。槽盖已经消失，男人趴下来嗅闻输油管，石油的气味却像不实的流言，衰微且陈腐。他起身细看整座建筑物。加油机上，油管还诡异地挂在原位，窗玻璃完整无缺，服务站门户大开，他走进去，看见一只金属工具箱倚墙而立。他翻检每一个抽屉，但没有任何可用的。只有几个完好的半英寸长活动螺丝刀、一个单向齿轮盘。他起身环顾车库，只见一个塞满垃圾的金属桶。走进办公室，四处是沙土与烟尘；孩子立在门边。金属办公桌、收银机，几本破旧的汽车手册因泡了水而鼓胀；亚麻油布地板斑斑点点，因屋顶漏水而浮凸卷曲。穿过办公空间，他走向办公桌，静立着，举起话筒，拨了许久前父亲家的号码；孩子看着他。你在做什么呢？他问。

沿路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他停下脚步回头看。我们在想什么，得走回去，他说。他把购物车推离路面，斜斜安置在不易发现的位置，两人放下背包，走回加油站。他进服务站把金属垃圾

桶拖出来，翻倒，扒出所有的一夸脱塑料机油瓶，两个人坐在地上，一瓶接一瓶倒出里面的残油。他们让瓶身倒立在浅盘里滴干，最后几乎凑到半夸脱。他旋紧塑料瓶盖，拿破布抹净瓶身，掂掂瓶子的重量：这是给小灯点亮漫长幽灰的黄昏与漫长幽灰清晨的油。你可以念故事给我听了，对不对，爸爸？对，他说，我可以念故事给你听了。

河谷远端，大路穿越荒芜炭黑的旧火场，四面八方是焦炙无枝的树干，烟灰在路面飘移，电线一端自焦黑灯柱垂落，像衰软无力的手臂，在风中低声呜咽。空地上一栋焚毁的屋子，其后一片荒凉黯灰的草原，废弃道路工程横卧原始绯红的淤积河床，更远处是汽车旅馆广告牌。除却凋零了、圯毁了，万事一如往常。山丘顶，他俩伫立寒天冷风中，呼喘着气。他注视孩子；我没事，孩子说。男人于是把手搭在孩子肩上，向两人脚下开敞无边的郊土点了点头。他由购物车取出望远镜，站在马路中央扫视低处的平原；平原上，一座城的形体兀自挺立灰蒙之中，像某人一面横越荒原、一面完成的炭笔速写。没什么可看的，杳无烟迹。我可以看吗，孩子问。可以，当然可以。孩子倚在购物车上调整焦距。看见什么吗，男人问。没有。他

放下望远镜：下雨了。对，男人说，我知道。

他们给购物车盖上防雨布，把它留置小溪谷，然后爬坡穿越直立树干构成的暗黑群柱，抵达他看见有连续突岩的位置。两人坐在突出岩块下，看大片灰雨随风飘越山谷。天气很冷，他俩依偎在一起，外衣上各披一条毛毯。一段时间后，雨停了，只剩树林里还有水滴滑落。

放晴后，他们下坡找到购物车，拉开防雨布，取出毯子和夜里用得着的东西，再回到山上，在岩块下方的干燥处扎营。男人坐着，双手环抱孩子，试图为他取暖。两人裹着毛毯，看着无以名状的黑暗前来将他们覆盖。夜的袭击，使城的灰蒙形体如幽魂隐没，他点燃小灯，放在风吹不到的地方。两人往外走到路上，他牵起孩子的手，向山顶走，那是路的尽头，可以向南远望渐趋黯淡的郊野，可以伫立风中，裹着毛毯，探寻一丝营火或明灯的痕迹。但什么都没有。山壁边，山岩中的灯火只是光的微尘；过了一会儿，他们往回走。一切都很潮湿，没办法生火。吃过冰凉的简陋餐点，他俩在寝具上躺下，灯放在中间。他拿了孩子的书，但孩子累得无法听故事，他说：可以

等我睡着再熄灯吗？可以，当然可以。

他躺了很久，还没睡着。过了一会儿，他转身看着男人。微弱的光线中，脸颊因雨丝敷上了条条暗影，像旧时代的悲剧演员。我可以问一件事吗，他说。

可以啊，当然可以。

我们会死吗？

会。但不是现在。

我们还要去南方吗？

要。

那我们就不会冷了。

对。

好。

好什么？

没什么，就是好。

睡吧。

好。

我要把灯吹熄了，可以吗？

好，没关系。

又过了一会儿，在黑暗中：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

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死了，我也会想死。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

对，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

好。

他躺着，听水滴在树林里滑落。这就是谷底了，寒冷，沉寂。虚空中，刺骨而短暂的风一阵阵来回运送旧世界残余的灰烬：推进，弥散，然后再推进。万物都失了基底，在灰白的大气中顿失所依，只能靠呼吸、颤抖与信仰存续生命。但愿我心如铁石。

黎明前他醒来，看灰茫天色向晓。缓慢且半带晦暗。孩子还睡着，他起身，套上鞋子，披上毛毯，穿过林木向外走。往低处走进岩块间的缝隙，他边咳嗽边蹲了下来，咳了很久。然后他跪倒在烟尘里，抬脸仰对愈渐苍白的天光。你在吗，他轻声说，末日时刻，我见得到你吗？你有脖子吗？我可以掐你吗？你有心吗？你他妈的你有灵魂吗？上帝啊，他低语着，上帝啊。

隔日正午，他俩经过那座城。他枪不离手，架在叠放于购物车顶的防雨布上，要孩子紧紧依在他身旁。城大体焚毁了，了无生命踪迹。街市上，汽车顶上层层厚灰，一切都蒙上了灰烬与尘土。旧时的路埋在干透的烂泥里。某一户的门廊上，一具尸体枯槁到只剩外皮，正对着天光，面容扭曲。他把孩子拉近，说：记住了，你收进脑袋的东西，会永远留存在那里，你可要仔细考虑。

人不会忘记吗？

会，人会忘了他想留住的，留住他想忘记的。

离他叔叔的农场一英里远，有一面湖。以前，每年秋天他都和叔叔到附近收集柴火。他坐在小船尾端，一手拖在冰凉的船尾波里，叔叔弯腰摇橹。老人套在羔羊皮黑皮鞋里的双脚，抵着两根直木条稳住，戴草帽，衔着玉米斗，斗钵晃挂一道稀薄的口水。他转头瞧瞧对岸，搁下船桨，取下嘴里的烟斗，以手背抹抹下巴。沿湖岸列队的白桦木，在色彩暗沉的万年青的背景衬托下愈显苍白如骨。湖水边，断枝残干交错，织成防波墙，样貌灰暗残败，都是几年前一场飓风刮倒的树。长久以来，

林木被锯倒、运走，充当柴火。叔叔调转船头、架稳船桨，他俩在泥沙堆积的浅滩上漂流，直到船尾板与沙地发生摩擦。清水里，有条死鲈鱼翻出肚皮，还有枯黄的叶。他们把鞋留在漆色和暖的船舷板上，拖船上岸，抛出用一根绳子系在船上的锚，是一只灌了水泥的猪油桶，中央插圆眼钩。他俩沿湖岸走，叔叔一路检视断枝残干，一路吸着烟斗，肩头盘着一捆马尼拉麻绳。他挑中一截断干，两人合力以树根为支点将它翻过来，使它半浮在水上。裤管虽挽到膝上，还是浸湿了。将绳头拴上船尾之后，他们划桨回航，断干拖在船后。其时，夜已降临，仅余桨架沉缓间歇的拉扯和摩擦声；湖面如玻璃窗般幽漆，沿湖的灯火一路亮起，某处传来收音机声。两人默默不语。这是孩提时代的完美记忆，这一天，形塑了日后的每一天。

接下来的数日数周，他们拼命往南方赶去，孤独，然而意志坚定；穿过鄙野的山区，途经铝皮搭建的住屋，偶尔有州际公路在低处蜿蜒经过一丛丛光秃秃的次生林。天很冷，越来越冷。山里，在深邃沟谷的一边，他们停下脚步，越过溪谷向南远望，视力所及，郊土一片焦黑，形体黯淡的岩群矗立灰烬聚积的沙洲，滚滚烟尘如浪升起，往南吹拂过一整片荒地。阴郁天色背后，

看不见晦暗日光流转。

他们已经数日跋涉在烧灼过的土地上。孩子找到几根蜡笔，给口罩涂上尖牙，其后继续蹒跚行走，并不埋怨什么。购物车有只前轮不稳，但能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眼前万事成灰，却生不起一把火；夜晚既长且黑，又寒冷，这情势他们前所未见。严寒几可碎石，或者夺命。他抱紧发抖的孩子，黑暗中点数每一次微弱的呼吸。

他听见远处的雷声，于是醒来，起身坐定。四周尽是幽微的天光，颤抖着，未知所起，相互折射在飘移的灰雨中。他拉低覆盖着两人的防雨布，久久躺着，侧耳聆听。若淋湿了，他们没火可烘干。若淋湿了，他们恐怕就会死。

那些夜里，他醒来面对的黑暗，既不可见，也不可解，浓重得仅是聆听已伤及耳力。他不得不经常起身。除却风声穿梭暗黑的秃树，四周一片阒静。此刻，他起身，站在冰冷闭锁的黑暗里晃动，伸张双臂维持平衡，脑壳下，前庭系统疾速生产各式运算结果。古老的叙事。他挺直身体。一个踉跄，~~但没~~摔倒。